

# 我在“崇中”的那段日子！

## ——哀悼黄两承恩师 金梅子

“梧桐树下”幕然奏出挽歌，悲怆，沉痛。我们尊敬的恩师-----老教育家黄两承老师去世了。消息传过来，作为远居耶城的学子，我内心亦感失落与感伤。黄老师是“崇文学校”的“奶妈”之一，他护卫着母校长成，陪它渡过饱受沧桑的黑色岁月，也欣慰地看着它的重建与辉煌。这一位声誉卓越，为教育苦苦奉献一生的文化斗士，艰辛立命，无愧无怨。他忠贞地伴同多难的母校，从一垛废墟板屋走到今日巍峨壮观的辉煌校舍，个中辛劳，功不可灭。

我是于六十年代初进入“崇中”的。那一年，老爸蒙友人介绍，投入“崇中”当校车司机。我因职工家属关系，读书可以免费。“崇中”有很好的学习环境，老师正派，同学友爱。



说真的，我当初走进这陌生的环境，心里也颇感自卑与不安。父亲是校车司机，地位卑贱。心想我这个当儿子的在众人面前，应该如何定位。没想这些顾虑都是多疑的。班主任刘顺昌老师对我特别关照。班上的同学个个都很友善。这股温暖，是我过去就读过的几所学校都感受不到的。刘老师是我的班主任。他从父亲口中得知我喜欢写作与绘画，十分鼓励，还安排我在学校的“黑板报”工作。所以，每

逢星期天，我们都会聚在一起编报。这段日子很值得怀念。

由于当时的家境困窘，日子很不好过，我在“崇中”只待留了两个学期，便又萌生起离校寻找工作的念头，目的是想减轻家庭负担。当时的理想是想当教师。和老师商量，老师说我年龄不足，不会被接纳，劝我好好读书，别作他想。那时节，有位朋友告诉我，有家私厂在找学徒，问我要不要试试，我心想能学一门手艺也不错，便答应了。隔天向刘老师呈报，老师一听很吃惊。当场联系黄两承老师，两位老师硬将我拉去见父亲。

父亲正在修车，擦净手后陪我们走进司机办公室，静静地坐



在一侧聆听两位老师发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，父亲个性本就内向，除了埋头工作，嘴巴不堪使用。

还清楚记得，当时黄老师对我说：“金华，你一定要辍学，我们都很惋惜。只要你继续上学，学校会尽量给以方便，以后所有书本文具及杂费都予豁免，有什么困难尽量告诉老师，老师会帮你解决。”

没想黄老师这番晓以大义的话，竟把父亲弄哭了，父亲一向很坚强，从不流泪的。我心里也很难过。

这是少年时期的轶事，两位恩师有爱心，直到今天还永留脑海，不会忘记。

搬来耶城快二十年了，过去每年回棉踏青，我都会顺道往访两位恩师。这几年年纪老迈，不方便出远门，才将祭祖的责任交给儿子。整整

五年了，没有回棉，也就就没有机会再见黄老师。只还记得，最后一才次往访黄老师，是在巍峨的“崇文小学”新校舍，那时黄老师年纪已大，脸色憔悴，精力也明显衰退了。

今天，两位恩师都各自完成了历史使命告老还乡。老师老了，走了。而我们呢？也同样暮色低垂。请看看，熟悉的文友走离了一个又一个，苏北文坛的青松，谢映辉，洪维爱，晓林望村，吴侯仲，张希龄，钟觉林，胡儿，小苗。。。过去活活泼泼的一群，都是很谈得来的好朋友。今日已消声灭迹，都往那儿去了？人类在地球上迎来送往，紧张热闹，也不过是短短的百年间。生命，竟是如此的无奈。

（2020年9月17日稿于耶京）

